

泰州光孝寺始祖「覺禪」考（下）

葛崇烈*

二、

崇禎已到明代末期，與東晉義熙時間相隔近一千二百年，《崇禎泰州志》所載是否可靠？答案是肯定的：

其一，《崇禎泰州志》成書於崇禎五年（一六三二），《江南通志》成書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晚於《崇禎泰州志》一百零四年，《揚州畫舫錄》成書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晚於《崇禎泰州志》一百六十三年，因此《崇禎泰州志》所說，絕不可能是受《江南通志》或《揚州畫舫錄》的影響而來。而《江南通志》和《揚州畫舫錄》則有可能是受《崇禎泰州志》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江南通志》和《揚州畫舫錄》都未明確說廣陵謝司空寺，亦即後來的揚州天寧寺是梵僧佛馱跋陀羅所建，只是強調在東晉義熙年間「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於此」這個已被證明是訛錯的事實。續後敘右衛將軍褚叔度特往建康請求謝琰捨出

太傅別墅建寺，充其量也只是晉代的廣陵謝司空寺是受佛馱跋陀羅影響所建；而《崇禎泰州志》則明確說泰州光孝寺是「晉義熙年間覺禪師初建」，兩者有著明顯區別。

其二，《崇禎泰州志》的作者劉萬春是泰州本地人，字忠孕，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參政。當日劉氏深感《萬曆泰州志》的「操創者頗簡陋」¹而《天啓泰州志》（今已失傳）又「錯雜不馴，出入失當」²，而於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參閱《萬曆泰州志》、《天啓泰州志》兩志寫成《崇禎泰州志》草稿，後經幾度修改，至崇禎五年始定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劉萬春所《崇禎泰州志》評價很高，稱讚其書：「意主黜偽存真，頗不徇其鄉曲。其論學究而騫理學之堂，方技而割隱君之席，及諛墓之文，雖工不錄者，皆切中州郡志書之弊也。」³劉氏不僅是本地人，而且進士出身，治學嚴謹，不是那種信口雌黃、欺名

盜世的三腳貓文人，其云泰州、光孝寺「晉義熙年間覺禪師初建」，應當是有所本。

其三，《崇禎泰州志》卷七〈方外志·寺觀〉又載：「淨業禪寺，姜堰鎮，舊名彌勒教院，晉義熙年間建。」古海陵的兩座都是在「晉義熙年間」所建佛寺，作者劉萬春對泰州姜堰淨業禪寺記述是「晉義熙年間建」，而未注明何人所建。對泰州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記述是「晉義熙年間覺禪師初建」，則明確注明「覺禪」師初建。如果說劉氏對姜堰淨業禪寺記載未寫何人所建，是因為他尚未獲得依據的話，那麼劉氏對泰州光孝寺記載明確寫「覺禪師初建」，就表明他之所以這樣寫一定是有所據的，這不僅可證劉萬春的用詞嚴謹，也可證明其說來源可靠。

史籍可考泰州最早志書是見於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錄《淳熙吳陵志》⁵，此志是淳熙乙巳（一一八五）泰州州守萬鍾所刻，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所引《吳陵志》即是此志。後來又有《宋史·藝文志》所錄項預《淳祐吳陵志》⁶。宋代兩部《吳陵志》今均不存。

據《雍正泰州志》記載，《淳祐吳陵志》又名《海陵志》，元代州尹李德貞於皇慶癸丑（一三二三）在泰

州民間訪得此志重刻⁷。清初泰州明代遺民宮偉鏐《徵尚錄存·州志前後記》稱：「儲公礪草創州志，人所未聞，而前後序載之甚悉，一本宋志，即予得之外家周陽岡公本。」宮偉鏐《庭聞州世說》卷一又云「舊鈔本《海陵志》載宋登科提名。」《庭聞州世說》所說「舊鈔本《海陵志》」即宮氏從外曾祖周家所得「周陽岡公本」，當是元代李德貞重刻的《淳祐吳陵志》，可見明清初之際，《淳祐吳陵志》仍有周陽岡的鈔本存世。

宮偉鏐《庭聞州世說》卷六又載：

舊志。金闌橋在市河西南，王鞠劬。公謂即今伏龍橋，不知何據。新志又別載伏龍。及檢陳太僕舊志¹⁰，止載伏龍，而金闌失載。新志載金闌，乃余家藏周陽岡公鈔本補錄，或即此橋。

上述宮氏所說的四部志，一是「舊志」，是指今已佚的上文所述州人儲礪所纂《正德泰州志稿》或者嘉靖王午陳琦所修《嘉靖泰州志》中的一部。二是「新志」，宮偉鏐在《庭聞州世說》卷六中又說「新志，劉忠誨公增刪，固也，而亦有宜存者」，可知新志即指劉萬春所纂《崇禎泰州志》。三是「陳太僕舊志」，「陳太僕」即泰州人陳應芳，明萬曆甲戌進士，曾任太僕寺少卿，故名陳太僕。陳應芳曾為泰州知州李存信修、黃佑、

章文斗纂《萬曆泰州志》作序，故「陳太僕舊志」是指《萬曆泰州志》。四是「家藏周陽岡公鈔本」，亦即李德貞重刻《淳祐吳陵志》的鈔本。

宮偉鏐說《正德泰州志稿》或者《嘉靖泰州志》中記載「金蘭橋在市河西南」，王相悅認為「金蘭橋」就是「伏龍橋」，不知有何根據？《崇禎泰州志》既「別載伏龍（橋）」，又「載金蘭（橋）」，《萬曆泰州志》只記載了伏龍橋，而未記載金蘭橋。宮偉鏐明確無誤指出：《崇禎泰州志》所記載的金蘭橋「乃余家藏周陽岡公鈔本補錄」，也就是說劉萬春極有可能見過宮氏「家藏周陽岡公鈔本」，亦即李德貞重刻《淳祐吳陵志》的鈔本。

由上可以推斷：劉萬春所云「晉義熙年間覺禪師初建」之說，極有可能來自元代重刻的《淳祐吳陵志》或者民間鈔本《淳祐海陵志》。

後來清代《江南通志》、現存清至民國的《泰州志》、以及新中國建國後所編纂的一九八八版《泰州志》，均因襲《崇禎泰州志》所說。《江南通志》卷四十六：「萬壽報恩光孝寺，在泰州治西，晉義熙間，覺禪師建。」又《道光泰州志》卷十八〈寺觀〉：「光孝寺，在州治西，晉義熙中，僧覺禪建。」又《民國泰縣志稿

》卷二十六〈寺院〉：「光孝律寺，巨刹，晉義熙創，西橋西。創始人覺禪師。」一九九八版《泰州地》〈宗教篇〉：「光孝寺，位於城中西橋西（今五一一路八十八號），東晉義熙（四〇五—四一八）年間覺禪建。」可知，光孝寺的開山始祖是東晉「義熙年間」的「覺禪師」的這個結論，已經成為明朝崇禎以來歷代泰州方志不刊之論。

綜上所述：《崇禎泰州志》所記是可靠的，在未發現有資料證明《崇禎泰州志》所記有訛的情況下，可以確定泰州光孝寺的開山祖師「覺禪」就是「覺賢」，就是東晉、劉宋時期的天竺高僧「佛駄跋陀羅」。

三、

今據南朝（梁）釋慧皎撰《高僧傳》〈佛駄跋陀羅傳〉、（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佛駄跋陀羅傳〉所載，簡述覺禪事蹟如下：

覺禪（三五九—四二九），梵文音譯「佛陀跋陀羅」，漢譯「覺賢」，亦作「覺禪」。中國佛教史上著名天竺高僧，佛經大翻譯家。古印度迦毗羅衛國那呵利城（今尼泊爾境內）人。族姓釋迦，係釋迦牟尼叔父甘露飯王的嫡系後裔。

覺禪祖父達摩提婆（漢譯「法天」）曾在北天竺經

商，全家後遂移居於北天竺。覺禪三歲之時，父親達摩修耶利（漢譯「法日」）去世。覺賢就與母親一起生活。二年以後母親離世，覺禪乃為外祖父家收養。覺禪的從祖父鳩婆利，聽說這個孩子聰明靈敏，同時憐惜覺禪幼失父母蔭庇，就將覺禪接回家族，出家當了沙彌。覺禪長到十七歲時，在與同學一起誦經之時顯示出超乎尋常的特殊稟賦，一天就能讀完他人需要一個月的功課。後受具足戒後，更是修業精勤，博學群經，並能通曉洞達其中道理，年青之時即以精於禪定、戒律馳名。

覺禪後至當時西域佛教中心北印度罽賓國，師從乃說一切有部佛大先大禪師，證得聲聞第三果「不還果」位。後應中國僧人智嚴苦邀來華弘法。東晉義熙四年（四〇八）前往長安去投鳩摩羅什，初與鳩摩羅什相處甚好，後因兩位印度佛學大師所宗不同，覺禪所學小乘一切有部及其師承佛大先小乘五門禪法，與鳩摩羅什所弘龍樹大乘空宗以及鳩摩羅什本人所創大乘菩薩禪法存在差異。覺禪對於鳩摩羅什「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¹¹感到不解，雙方曾在後秦太子姚泓東宮進行一場關於「空」的真義論辯。覺禪在長安大弘禪業，致令四方樂靜之士聞風而至。其時鳩摩羅什弟子正是如日中天之際，豈能容忍覺禪及其弟子來「向鳩摩羅什發起挑戰

」¹²，雙方矛盾終至不可調和。

義熙七年（四一三），鳩摩羅什門下後秦僧正僧盟、道桓等人乃以覺禪「顯異惑眾」、「門徒誑惑」¹³犯戒，開除覺禪僧籍，驅其出境。覺禪被迫率領四十餘名弟子南下廬山，受到東晉佛教領袖、著名高僧慧遠熱烈歡迎。慧遠主持公道，親自致書後秦皇帝姚興，恢復覺禪僧籍。覺禪遂應慧遠之請，留在廬山翻譯經數諸經，傳小乘禪一年有餘。義熙八年（四一四），覺禪來到東晉荊州江陵，名聲大振，傾境士庶，競來禮事。持鉢分衛之時，因緣得見時為東晉太尉、後來劉宋開國君主劉裕。劉裕對其一見傾心，對其資供備至。不久，覺賢就應太尉劉裕之請，隨劉來到東晉首都建康，卓錫道場寺，直至劉宋文帝元嘉六年示寂。覺禪風範率素而質樸，志向清純而高遠，品行高尚而有深旨，深得建康高僧敬仰，時人贊其甚有大菩提心，喻之「天竺王弼、何晏」¹⁴。義熙十四年（四一八）三月，覺禪率法業、慧嚴、慧觀等一百多人於在建康道場寺譯經。覺禪「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¹⁵，歷時三年，完成《華嚴前分》即今所傳《六十華嚴》翻譯工作，成為中國首譯《華嚴經》第一人。《六十華嚴》是華嚴宗所奉主要經典之一，至今學者仍稱覺禪大師「譯出的《

華嚴經》對佛教的貢獻是巨大的」¹⁶。接著覺禪又與法顯合作譯出《大般泥洹經》，「首倡佛性和一闡提不能成佛說，對當時佛教思潮發生了巨大的衝擊作用」¹⁷。此後覺禪又先後譯出《新無量壽經》等十一部佛經，時人譽為無不「銓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體」¹⁸。

晉宋時期的建康道場寺高僧薈聚，成為南方佛教中心，覺禪成為南方佛教主要代表人物。當日覺禪除了譯經之外，十分重視傳播禪法，當日建康道場寺禪僧雲集，時有「禪師窟」¹⁹之稱，約在義熙十四年，覺禪曾來海陵弘法，創立佛教精舍，成為泰州光孝寺的開山始祖。光孝始祖天竺覺禪大師來海陵弘法，標誌著佛教禪法正式傳入泰州，而其在海陵所創立的佛教精舍，則是史載泰州地區的首座佛寺。泰州光孝寺也是覺禪大師在中國創立的唯一佛寺。

劉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六年（四二九），覺禪示寂於建康道場寺，遺囑舍利歸葬在其最困難時期接納他的廬山東林寺。今東林寺有佛陀跋陀羅塔院。清代嘉慶年間由文華殿大學士董誥領銜編纂的《欽定全唐文》錄有唐人李訥為佛陀跋陀羅舍利塔所作《東林寺舍利塔銘（並序）》。一九八三年，廬山東林寺重建佛陀跋陀羅舍利塔。據新華網報導，二〇〇九年六月六日，在尼泊爾首

都加德滿都舉行「Min Bahadur Shakyapa教授《尼泊爾佛教大師佛陀跋陀羅傳》一書發行儀式，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邱國洪表示，佛陀跋陀羅大師是中尼友好往來的最早使者，為中尼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泰州光孝寺的開山始祖「覺禪」是釋迦牟尼叔父甘露飯王的嫡系後裔、天竺高僧「佛馱跋陀羅」這個事實本身，不僅為泰州光孝律寺、泰州佛教增添莫大光榮，也對佛馱跋陀羅在長江下游北岸的活動以及佛教在泰州地區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泰州光孝律寺現任住持法空和尚熱情鼓勵和誠摯支持，在此特致謝忱。

（全文完）

參考徵引書目

1. 《崇禎泰州志》影印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二月版。
2. 《雍正泰州志》影印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二月版。
3. 《道光泰州志》影印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二月版。
4. 《民國泰縣誌稿》影印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二月版。

5. 一九九八版《泰州志》，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
 6. (清)趙弘恩等《江南通志》，江蘇廣陵書社，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版。
 7. (梁)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版。
 8.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十月。
 9. 黃小芑《全注全譯陪釋彥琮〈辯正論〉》，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二月版。
 10. (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藏經書院版。
 11. (宋)王象之撰，李通先校《輿地紀勝》，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版。
 12. (元)釋普度《廬山蓮宗寶鑒》，上海佛學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13. 《晉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版。
 14. 《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十月版。
 15. 《北齊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版。
 16. 《宋史》，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版。
 17.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版。
 18. (明)宮偉鏐《庭聞州世說》，韓國鈞纂《海陵叢刻》本。
 19. (明)宮偉鏐《微尚錄存》，韓國鈞纂《海陵叢刻》本。
 20. (清)永璿、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版。
 21. (清)李鬥《揚州畫舫錄》，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版。
 22.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版。
- 註釋：**
- *葛崇烈，男。一九五二年生於江蘇泰州。一九八三年蘇州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九一年獲社會科學系列副研究員職稱。現為江蘇泰州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泰州佛教志》特聘編委。
1. 劉萬春《修泰州志序》。
 2. 同前註。
 3.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三十。
 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吳陵志》十卷不著名氏。淳熙壬寅所修。後三年乙巳，太守錢塘萬

鍾元亨屬僚佐參正而刻之。」

6. 《宋史·藝文志》：「項預《吳陵志》十四卷。」

7. 《雍正泰州志》卷四「宦蹟」：「元李德貞，字幹臣，世東平陽穀人。皇慶癸丑以內任被旨尹泰州。政平訟簡，郡人安之。暇日訪耆老，得宋淳祐《海陵志》，遂捐俸付梓，以傳不朽。」

8. 《明史·藝文志》載：「陳奇泰州志，八卷。」《天一閣書目》載：「泰州新志八卷刊本，嘉靖龍飛州學學正陳琦修輯，泰州謝源序。」

9. 王相悅，字鞠劬，泰州人，明天啓壬戌進士。

10. 陳太僕舊志，指《萬曆泰州志》。陳應芳（一五三四—一六〇一），字元振，泰州人，明萬曆甲戌進士，曾任太僕寺少卿，故名陳太僕，陳氏曾為泰州知州李存信修，黃佑、章文斗纂《萬曆泰州志》作序，故曰「陳太僕舊志」。今查《萬曆泰州志》卷之二「橋渡」，僅錄「伏龍橋」，未錄「金闌橋」。

11. 釋慧皎《高僧傳》。

12.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

13. 釋慧皎《高僧傳》。

14. 釋慧皎《高僧傳》。

15. 《出三藏記》卷九〈華嚴經記第一〉。

16.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17. 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18. 釋慧皎《高僧傳》。

19.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列傳》：「時門場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門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謹案：《出三藏記》卷九〈華嚴經記第一〉：「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譯胡為晉。」

第十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隆重舉行

本屆會議主題是「傳統、現代與後現代——人間佛教之傳承與革新」海峽兩岸研討會，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在佛教弘誓學院隆重登場，除了由印度龍樹學院創辦人暨院長世友居士（Dharmachari Lokamitra）以「建立現代中印佛教之橋——安貝卡博士與印順導師」為題舉行專題演講外，兩天共舉行五個場次、兩岸三地的傑出學者發表共約十三篇論文，並有圓桌論壇，以「邁入『後現代』之人間佛教——傳承與革新、挑戰與回應、在地性與國際性」為主題，並有下午分組討論與總結報告。參與的學者們論述非常精闢且宏觀，會眾也熱烈發言，此次研討會圓滿落幕。